

147 幅彩色照片记载了灰雁在自然环境中的家庭与社会生活

大自然的经典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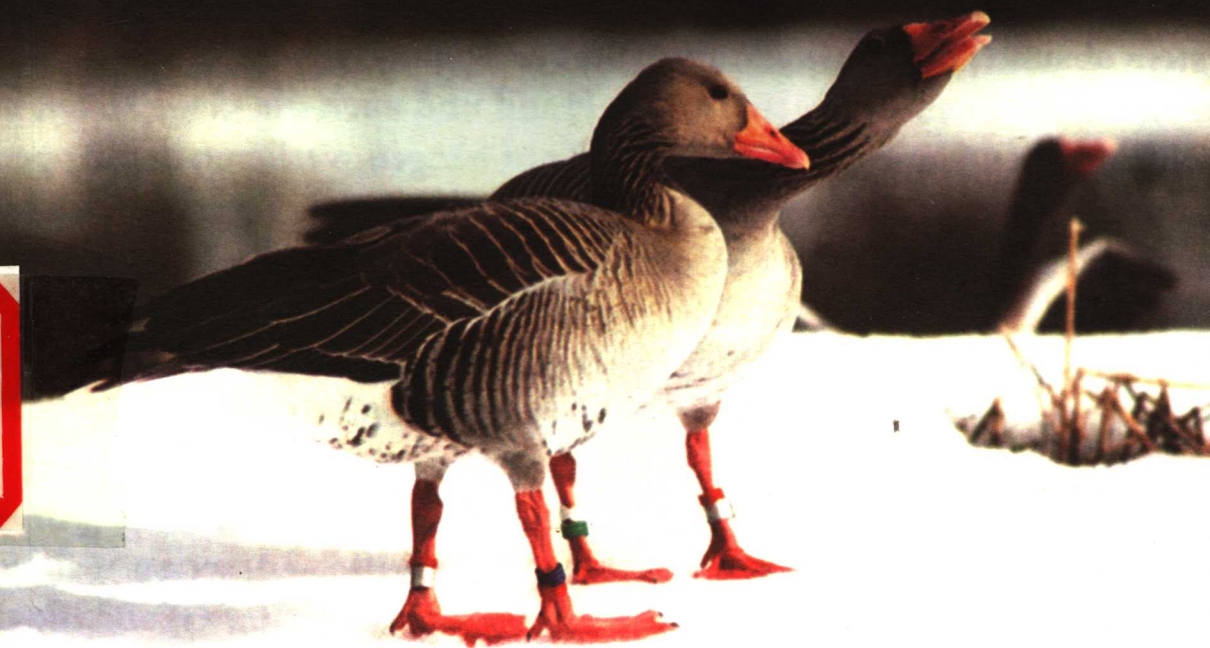
全彩图文本

灰雁的四季

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获得者

[奥地利] 康拉德·劳伦茨著

姜丽 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灰雁的四季 / (奥) 劳伦茨 / 著; 姜丽 / 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5. 6

(大自然的经典故事)

ISBN 7-5019-4891-7

I. 灰… II. ①劳… ②姜… III. 雁形目—通俗读物

IV. Q959.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1037 号

Title of the original edition:

Author: Konrad Lorenz

Title: Das Jahr der Graugans

Copyright: 1978 Konrad Lorenz, Sybille Kalas, Klaus Kalas

Titel der französischen Originalausgabe:

"L'année de l'oie cendrée", Éditions Stock, Paris 1978

Copyright der deutschsprachigen Ausgabe: 1979 Piper Verlag GmbH,
Munich, Germany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灰雁的四季

(奥地利) 康拉德·劳伦茨 / 著 姜丽 / 译

西比勒·卡拉斯 / 摄影

克劳斯·卡拉斯

责任编辑: 古倩

策划编辑: 林媛

责任终审: 李克力

出版发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东长安街6号, 邮编: 100740)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5年6月第1版 2005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1.5

字数: 120千字

书号: ISBN 7-5019-4891-7/K·045

定价: 32.00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5-3054

读者服务部邮购热线电话: 010-65241695 85111729 传真: 85111730

发行电话: 010-85119845 85119925

网址: <http://www.chlip.com.cn>

E mail: club@chlip.com.cn

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

50175S5X101HY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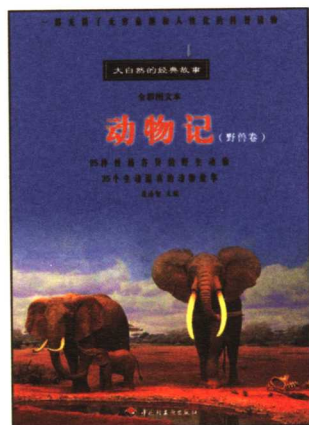


康拉德·劳伦茨 (Konrad Lorenz, 1903-1989), 曾攻读医学和动物学, 1940 年成为科尼希堡比较心理学教授, 1949 年在奥地利的阿尔滕贝格创立比较行为研究所; 1957-1973 年任慕尼黑大学的兼职教授, 1961-1973 年任西维森(施塔恩贝格附近)马普行为生理学研究所以所长; 1973 年获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

大自然的经典故事

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奥秘
感受人类生命之外的生命

丛书策划 / 点燃文化



全彩图文本

动物记

(野兽卷)

25 种性格各异的野生动物
25 个生动逼真的动物故事

食肉动物的凶猛，食草动物的柔顺，在大自然中演绎着一个个挣扎与反抗，搏斗与拼杀的故事。走进这些野生动物的自然生活，你将体验到非比寻常的震撼。

封面设计：苏 冰
版式设计：陈先栋

演绎大自然的经典故事

灰雁的四季

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获得者

[奥地利] 康拉德·劳伦茨 ○著

姜 丽 ○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目 录

关于此书	5
译者序	6
导言	8
正文	11
跋	181





康拉德·劳伦茨

关于此书

康拉德·劳伦茨从青年时代起就对灰雁特别感兴趣。为观察灰雁的生活及行为方式，他和两位同事，西比勒·卡拉斯和克劳斯·卡拉斯夫妇一起在位于上奥地利的格吕瑙的阿尔姆山谷中直接和灰雁生活在一起。卡拉斯夫妇用147幅彩色照片记载了灰雁在自然环境中的家庭与社会生活。康拉德·劳伦茨则用生动的语言为欣赏这些照片的人讲述了照片背后的故事。

康拉德·劳伦茨(1903—1989)，曾攻读医学和动物学，1940年成为科尼希堡比较心理学教授，1949年在奥地利的阿尔滕贝格创立比较行为研究所；1957—1973年任慕尼黑大学的兼职教授，1961—1973年任西维森(施塔恩贝格附近)马普行为生理学研究所所长；1973年获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

西比勒·卡拉斯生于1949年，克劳斯·卡拉斯，生于1947年。1981年前二人一直是康拉德·劳伦茨的科研助手，负责管理格吕瑙的研究站，该站是马普协会在劳伦茨不再在大学里工作以后为他建立的。

“我……站在多瑙河旁边的一小片林中空地上……听到头上响起一个独特的金属般的叫声，接着看到天空中一群野雁正沿着多瑙河向下游飞去。……我不知道这些鸟往哪里飞，但我想和它们一起走。我感觉到一种对漫游的完全浪漫的、令人心胸开阔、心碎欲裂的渴望。”康拉德·劳伦茨对灰雁的爱就是从这一瞬间开始的，当时他还没有上小学。多年后，他站在阿尔姆山谷中，那是他和大雁约会的一个地方。当时“山谷还处在沉沉的晨曦中”，很快他就听到上面，“在高高的空中，飞翔而过的大雁在呼唤、应答”，“透过云层的一个蓝色小洞”他看到了雁群中仅有的一只雪雁。“只见它身上披满了阳光，宛若一颗闪亮的星星，高高地飞在天上。紧接着它就消失在了云层后面，但它听到了我的声音，从它头部的一个小小的动作我也发现，它看到了我。几秒钟之后，这只白色的鸟从云中飞下，在我身边落下；灰雁们则继续沿着山谷向下飞，直到云彩消失的地方，在那里降下，然后又在云层下面朝我飞回来。”

从儿时的看雁群飞过，到此时的看雁群向自己飞来，康拉德·劳伦茨内心的幸福感受自是我们这些难以与野生动物如此亲近的人所无法体会的。而康拉德为了这一天也倾注了自己多年的心血和真挚的热爱。人们称他为“灰雁之父”，而在他所养大的灰雁眼里，他是母亲，因为小雁天生就带着这样一个信息：“谁对你的孤独的尖叫发出回应，谁就是你的母亲，好好地记住它！”事实上康拉德·劳伦茨真的像母亲一样地看着雏雁从蛋壳里钻出来，向他发出第一声问候，吃他喂给它的食物，跟在他后面散步，跟他学习飞行，降落……和他一样做过大雁母亲的卡拉斯夫妇及其他大雁的代母亲都深深体会过做大雁母亲的苦与乐。之所以说苦，是因为他们要陪自己的宝贝们在河边午睡，要和它们一起经历风雨的考



验，要时时刻刻地为它们着想。与此同时，看着它们从一个个毛绒绒的小球变成展翅于蓝天的大雁，他们则既惊奇又喜悦。当秋天到来时他们既希望成长的大雁能够像野生大雁一样飞往南方，又害怕真的从此失去它们。在他们眼里，它们是一群可爱的孩子，是感情丰富的人。它们像人一样重视自己的家庭，珍视亲情。它们也像人一样有自己的痛苦和快乐，对未知世界的追求和对故土亲人的依恋。它们也有真挚忠实的相爱，有失意的放纵，热烈的追求，悲哀的失去，嫉妒的争斗，无怨无悔的追随，也有现代人越来越熟悉的性与爱的分离，同性恋，双性恋。无论怎样，它们天性自然，活得真实而热烈。

和大雁一样，与我们非常亲近的动物，如狗和猫，牛和马，以及许许多多野生动物，都仅仅是在智力上比人差，但在情感上却不比我们逊色。这一点或许我们很少想到。也正因为我们的不了解，我们给周围的动物带来了无尽的伤害。在《灰雁的四季》中，康拉德·劳伦茨写下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当人接近自由生活的动物时，它们肯定会逃走；人被从和上帝的其他造物共同生活的天堂中赶了出来。现在，如果自由生活的动物从远处向我飞来，不是因为它们没有发现我，而是正相反，因为它们看到了我，听到了我——我感到天堂的驱逐令在这一刻又被收回了。”

有人说，康拉德·劳伦茨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而我则认为，他是人类爱心犹存的一个明证。爱动物，爱人，爱自然，爱地球，爱宇宙，用爱来对待宇宙中的所有生命，这是康拉德·劳伦茨用动情的描述向我们传达的信息。如果你在看过书中的照片和文字之后也能被这种爱所感染，那我们的世界就又添了一份温暖的希望。

姜丽

2004年2月2日

这本书不是学术性的。我之所以写它，是因为我喜欢观察动物的生活。这一解释虽然完全正确，但并不仅仅适用于这一本书，因为我写的每一部科普作品都源出于这份喜爱。只有直接的、没有任何假设的观察能够向科学家展示全新的意外的东西。

实验者在实验室里向大自然提出的问题总是以他想证实或反驳的一个推测为前提的，而这一推测则总是源于此前的一个观察，换句话说，源于我们的感官和神经系统——它们靠感知的数据形成知觉——的非理性认知结果。如果一位科学家自以为知道和了解人类能向大自然提出的所有问题，那他就是把人类的智慧估计得太高了。如果一位研究者泡在实验室里，与生机勃勃、丰富多彩的大自然毫无接触，那么，他在工作中所设想出的问题就很容易偏离真正本质性的东西，即便他搞出一些名堂，也是微不足道的。这样，尽管他们有敏锐的洞察力，在方法上也极好地考虑到了所有细节，其实验也决不会找到问题的关键。不过，完全沉浸在此类实验中的研究者是无法认识到这一点的。

当我在阿尔姆湖的石子滩上，坐在我的大雁中间或者当我在阿尔腾贝格（Altenberg）的家里，坐在我的大热带鱼缸前时，不出几个小时，我就会看到某些让我完全感到意外的东西，那是我无法解释的，不仅如此，它还向我提出了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有待进一步观察，而且常常需要进一步进行实验研究。我们所做的实验也不比其他学派的信徒少，但是我们只研究我们在对动物的观察中，而且尽可能是在它们的自然环境中发现的问题。

一般来说，单纯简单的观察是我们称之为动物习性学研究的基础。正如对身体形状的描述是比较形态学和解剖学的基础一样，对行为方式的描述性理解也是比较动物生态学或者动物习性学的基础。任何描述性研究，不管其对象是有机体的立体形状，还是生物的运动形态，我们的感觉都起着重要作用，而这一感觉过程则是一个纯粹的认知过程，是我们全部认识的基础，但是，因为这一过程是在我们存在的无意识层面，也是自我观察无法达及的层面里进行，而思维过程过于理性的研究者都不相信它，而且他们也不愿意相信，就是他们自己的假设也是由它决定的。

现今，如此广泛流行的对所有描述性科学蔑视的根源是，有些人近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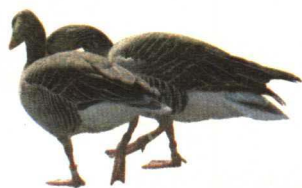


信教一样地否认知觉是科学认识的源泉。或许某些科学家之所以认为对知觉的研究无论如何都“毫无价值”，是因为他们觉得知觉很可疑，因为与知觉密不可分的是对美的感受。有人认为，只有灰暗无聊的东西才是“科学的”，这完全是个有害的误会。遗憾的是，它却很流行。在那些真正获得巨大成就的生物学家中，只有少数几个人不是为其研究对象的美所吸引而为之倾注一生心血的。而那些动物习性学家，我敢断言，绝对没有一人不是这样的！特殊的观察天赋是和知觉天赋完全一致的，因此也完全无法将其与对有生生物的美的强烈敏感性分割开来。

吸引我们的是所有有生物所体现的和谐。如果我们否认这一点，就完全是科学的，而且简直是在说谎。如果因为我们极其客观的描述，一个动物或者植物的图片没有再现生物的美，那么它们就在关键问题上偏离了真理。当然，如果我们对一块骨头、一只鱼鳍或者一只鸟的翅膀的形状进行描述或者描摹，那么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表达该形体的美；我们不可因为我们纯艺术家的审美感受想把我们误导过去，就对真实有丝毫的偏离。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同样把真实中的美表现出来，我们的描述或描摹也是不完全符合真实情况的。

有机体的美在最客观的描绘中也显得令人信服：这一描绘不是由与情感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人的知觉完成，而是由一个的确没有感情的技术绘画来实现，光是它的名字似乎就为客观性作出了保证，那就是照相机的物镜（英文中该词还有客观之意）。在另外两种了不起的光学仪器，即显微镜和天文望远镜上，载有图象的光束经过所谓的目镜——之所以得此名，是因为它离眼睛最近——从另一端出去。根据类比法，我们几乎可以把目镜称为“主观镜”，因为从中出来的光束必须先通过人眼形成图像，使这幅图像在人体内部，在视网膜上，被勾画出来。在照相机里，与物镜相对的是同样客观记录的感光层，而感光层上形成的图像则完全符合客观真实的要求——即便人眼看不到它，它也该是同样真实的。

可以拍照的照相机成了无数追求客观的科学的不可或缺的工具，这一点也不奇怪。但对比较动物生态学来说，它比其他任何工具都更加不可或



缺。其他描述性科学在想记录、证明他们的知识时，还可以不用照片：比较形态学可以测量、记录尺寸和角度，比较解剖学则可以利用保存下来的标本作为客观证明。而比较动物生态学则不仅要描述、记录，尤其要让人辨认出运动的过程，因此要想作客观记录，只能使用照片和影片两种工具——如果我们暂且不提录音带的话，现在它也越来越重要了。

比较动物生态学研究者们必须会拍照、摄影，其理由和解剖学家要会保存和解剖技术、组织发生学者要会染色、用显微切片机进行的切割技术一样。我的所有学生都远比我拍照，即便并不是每一个都能像卡拉斯夫妻这样出色，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像西比勒·卡拉斯（Sybille Kalas）这样不知疲倦地把一架沉重的相机挂在脖子上。无论她在哪里，相机都和她形影不离。从纯理论上讲，要记录行为方式应该优先选用摄影机，但从实际情况来讲，动物习性学者在日常工作中用照相机也能完成同样的任务，前提是拍照者要准确知道，为进行更准确的分析应该选取哪些运动阶段，而且相机要能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完成拍照。摄影不能这样随机地、毫无准备地进行，尤其是不能用最小的16毫米摄影机同样以随时拍照状态追随动物，而用照相机就可以。

为了纯科学的目的，西比勒·卡拉斯为灰雁拍了无数张照片。在拍照时，她所想的并不是主题的美、艺术的视角和画家的照明效果，而只是想准确记录并再现大雁在那一瞬间的行为，你看，这些照片展示了美的东西。大自然同样是美的，它不需要添加任何艺术作料就是美的。

本书中所采用的照片没有一幅是专为此书而拍摄的。但在漫漫冬夜里——阿尔姆山谷的冬夜很漫长——当我们考虑如何对这些照片进行科学利用时，我们一次次为它们的美而感到喜悦，在放幻灯片时，我们再次经历了拍照时的美丽时光。根据照片的时间顺序，我们自然而然地对我和灰雁一起度过的一年四季进行了简要记述。对每一幅照片我们都有我们的评论和回忆，即便我们的主旨是进行科学讨论，我们也忍不住会想，就是非科学工作者也会觉得这些照片美丽而有趣——于是我就计划着写这本书了，而最终使之成为现实的是斯多克（Stock）出版社的一个建议。

前面已经说过，这本书不是学术性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我们的科研工作的一个副产品。事实表明——完全从这件事本身来看——当不加粉饰的客观真实涉及大自然时有多美。

最后还有一点：这本书完成了，当我开始写它的时候，这些照片就已经在所有细节上为我做好了安排。一位可惜几乎已经被遗忘的德国诗人弗里茨·奥斯蒂尼在19世纪末为画家汉斯·珀拉创作的非常迷人的童话故事书中写到：“这里作画的是诗人，写童话的是画家。”本书中的文字和照片也正是这一关系！

康拉德·劳伦茨



我

开始对灰雁的生活习性进行研究时，还是马克斯普朗克行为生理研究所（位于巴伐利亚施塔恩贝格的埃斯河畔）的所长。当我退休时，这一研究仍在进行当中。为了促进科学发展，马普协会（Max-Planck-Gesellschaft）为我在奥地利的故乡建立了一个科研站，最初只是想让我继续进行我的这一工作。在这里我想对他们的慷慨之举表示感谢！同样我也对坎伯兰基金会（Cumberland-Stiftung）深表谢意，尤其是坎伯兰的恩斯特·奥古斯特王子（Ernst August von Cumberland）和基金会主席森林技术工程师卡尔·许特迈耶（Karl Huethmayer）先生。作为科学研究所，我们的研究站隶属于奥地利科学院比较动物生态学研究所，正式的名称是第四部，动物社会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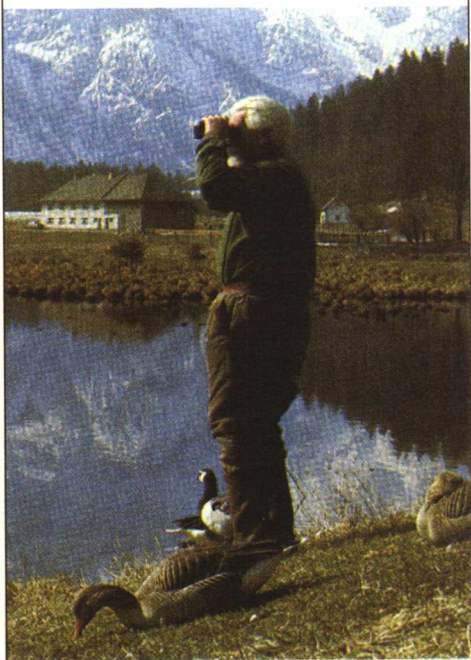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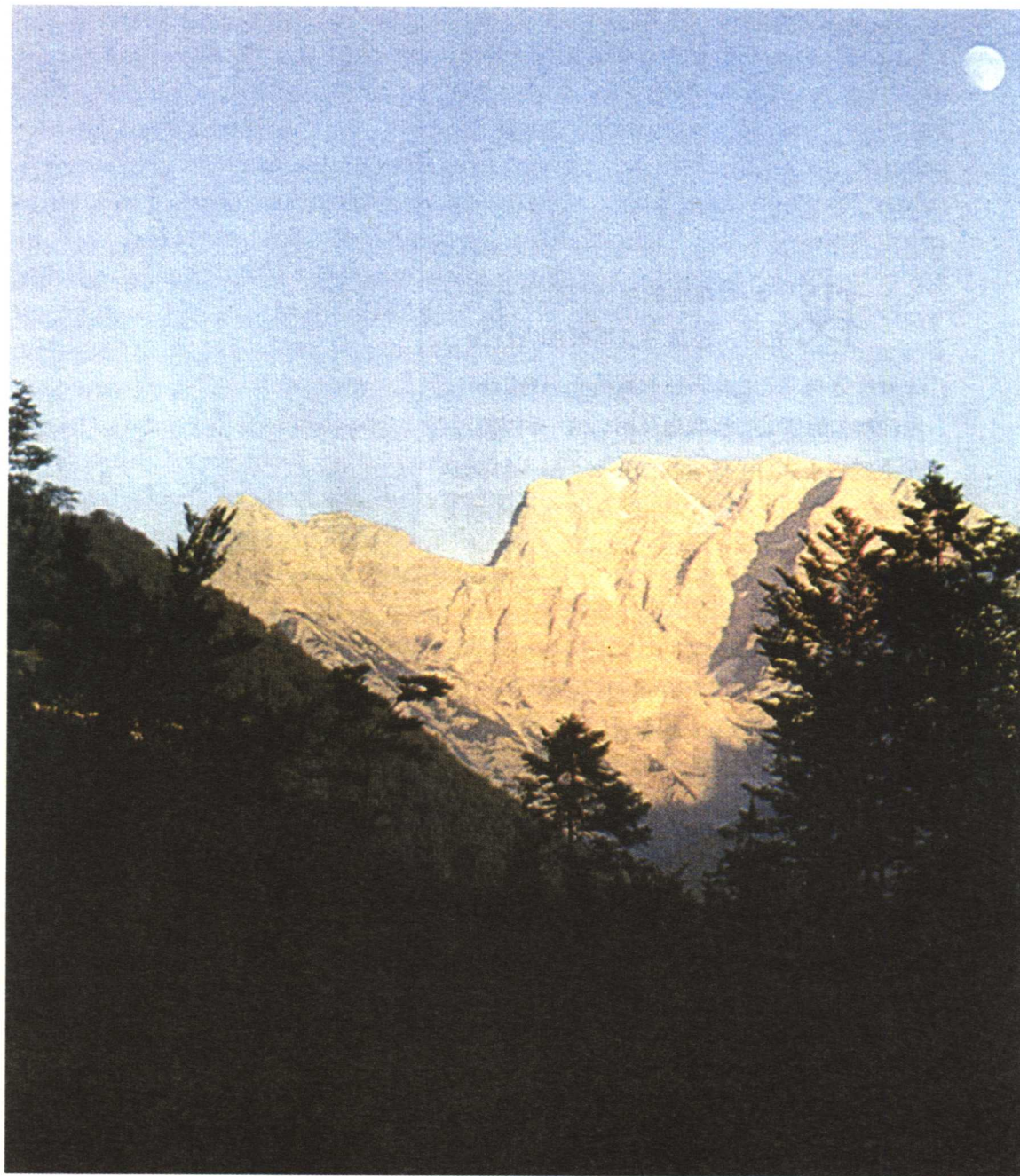


图1. 从阿尔姆湖地势较高的一侧，即西南岸，可以看到湖面的大部分，看到大雁在哪里停留。如果我们没坐船，我们就把它们呼唤到岸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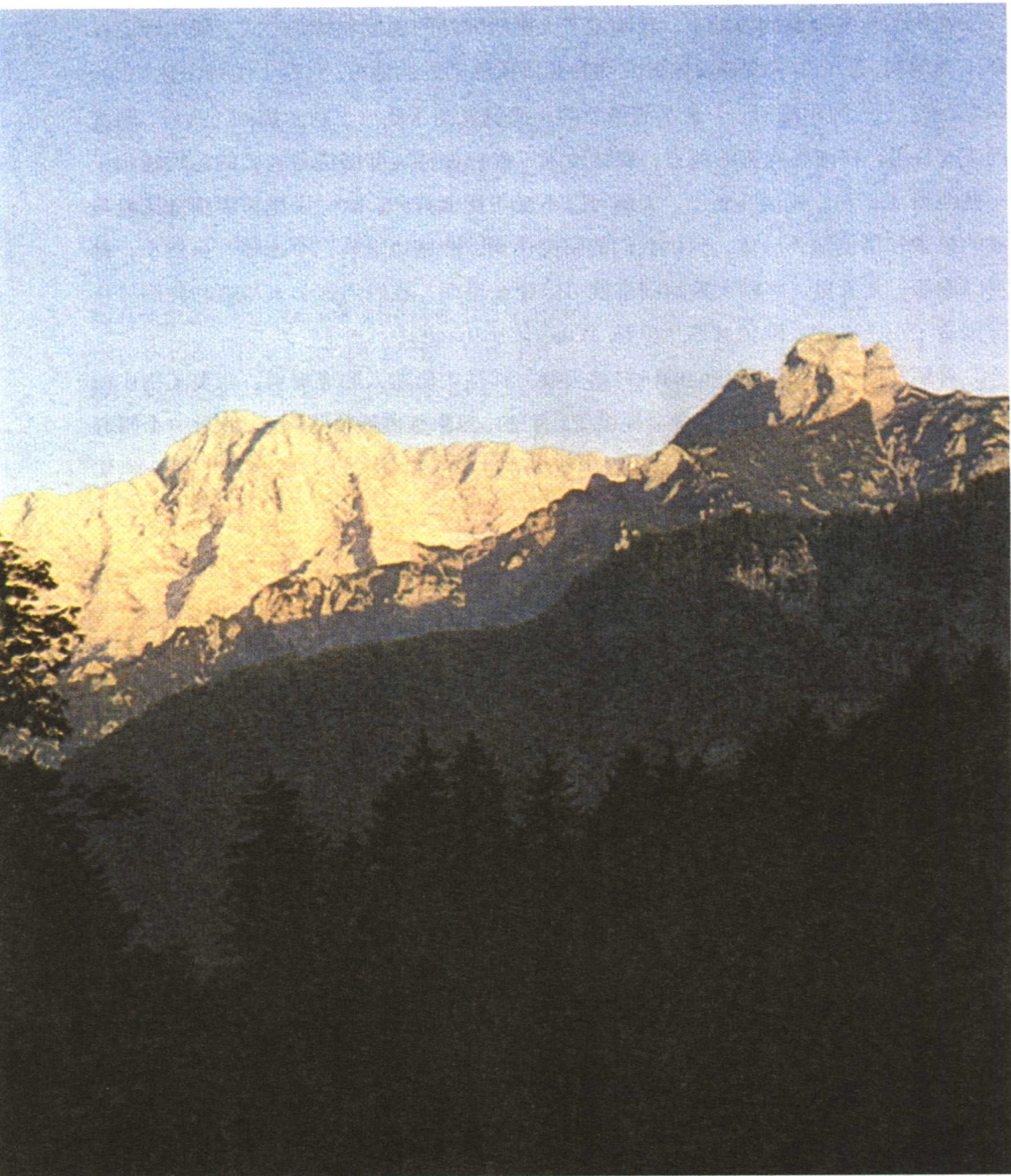


图2. 在晴朗的夏日傍晚,被夕阳染成玫瑰色的群山俯视,欧伯甘斯尔巴赫的大雁池塘。